

井崗演義

井田漢義

刘 晓 农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9年·北京

井 冈 演 义

刘晓农 著

责任编辑：王炜琨

*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天津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1/32 23印张 50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8.70元

ISBN7-5048-0723-0/F·52

目 录

第 一 回	焚祠堂土豪称威	收地租山民蒙辱	1
第 二 回	揭竿起打开县衙	疏防范复灭李亚	11
第 三 回	除虎害反遭陷害	迫带路走投无路	22
第 四 回	破土城山民复仇	假受贿选场揭丑	34
第 五 回	报妻仇暗投绿林	雪母恨明上梁山	48
第 六 回	争山场“吊羊”泄恨	打税警竖旗起义	60
第 七 回	袁文才崭露头角	王南斗智勇夺枪	73
第 八 回	起内江南斗出逃	见真情袁王结拜	86
第 九 回	化险为夷结良缘	误中诡计丧姻兄	98
第 十 回	党支部施计“招安”	马刀队下山就抚	111
第 十 一 回	保卫团新城举义	自卫军吉安擒敌	124
第 十 二 回	女杰率众驱神甫	男豪毁家闹革命	136
第 十 三 回	里应外合破城池	齐心协力救危难	150
第 十 四 回	袁文才计除内奸	毛泽东部署秋暴	164
第 十 五 回	毛泽东浏阳遇险	王兴亚安源平叛	177
第 十 六 回	太轻敌自酿悲局	乱收编养虎遗患	190
第 十 七 回	变计划会合文市	新决策引兵井冈	203
第 十 八 回	违命令卢溪中伏	固军心三湾整编	217
第 十 九 回	升乡会议定乾坤	大仓晤面议方略	230
第 二 十 回	丧斗志余苏宵遁	赖良谋袁龙退敌	244

第二十一回	严操练农军改貌	善引导王佐转变	258
第二十二回	旗坳诱歼地头蛇	仓边义除占山王	275
第二十三回	占茶陵陈浩横行	奔湖口泽东接应	290
第二十四回	罗荣桓草林筹款	革命军新城获胜	304
第二十五回	浴血奋战三河坝	艰苦奔波闽赣边	319
第二十六回	开小差林彪撒谎	装伙伙朱德诓敌	333
第二十七回	毛泽覃井冈接头	何长工韶关得讯	347
第二十八回	胡鳌智取宜章城	肖克计夺黄沙堡	361
第二十九回	打“蛇”撵“鼠”荡坪石	除“虎”牵“羊”占郴州	374
第三十回	伍若兰接头破城	林育蓉施计歼敌	380
第三十一回	耒阳县朱伍结偶	郴州城豪绅暴乱	402
第三十二回	遭贬职迫离井冈	作掩护楔入湘南	416
第三十三回	陈毅苦劝席克思	肖克巧遇毛泽东	431
第三十四回	鏖兵对全酃县城	两军会师井冈山	446
第三十五回	五斗江首战告捷	草市凹二败赣敌	461
第三十六回	意相投互生爱慕	情缱绻喜结良缘	474
第三十七回	毛泽东塘边分田	贺子珍夏幽救险	488
第三十八回	两省会剿湘赣边	红白恶战七溪岭	502
第三十九回	出奇兵大获全胜	冒进军一败涂地	514
第四十回	闻败讯急走湘南	起误会错杀同志	528
第四十一回	黄洋界上空山计	众志成城敌宵遁	542
第四十二回	追叛贼英勇捐生	遭欺凌毅然反正	556
第四十三回	展奇谋敌人上当	纵奸细红军布网	571
第四十四回	谭书记抱病救人	陈主任营中禁烟	586
第四十五回	张子清拒诱义兄	毛泽东理服俘虏	601

第四十六回	彭德怀密谋起义	滕代远暗取联络	616
第四十七回	截密电兵变平江	弃城池奔赴井冈	630
第四十八回	红五军二上井冈	联席会决策柏露	644
第四十九回	服调遣出征赣南	解敌围血洒赣州	653
第五十回	据险退敌黄洋界	牵牛斗角八面山	672
第五十一回	痞农引路失五井	五军雪夜突重围	686
第五十二回	救同志舍身跳崖	护伤员计出敌穴	701
第五十三回	刘真船头斗烟兄	王佐虎口惩叛贼	715

第一回

焚祠堂土豪称威 收地租山民蒙辱

话说清末宣统元年，夏初一日，黄洋界半腰的乔林村热闹空前，十里山乡的千余民众聚在一起，庆贺众家祠竖门起工。此为方圆18个姓氏合建的众祠，一则为增进诸姓间的和睦团结，二则逢年过节打采茶唱大戏有个场所。这众祠建在乔林的独岗上，岗顶是块大坪，长着几棵粗过磨桶的楠树，枝繁叶茂，浓绿成荫。在这里眺望四方，视野极广，若是晴天，连八里外的大陇也历历在目。

只听得18声地铙响过之后，诸姓的族老在堆着猪头羊腿、全鹅整鸡的供桌前洒酒焚香，祭祀祖宗。祭毕，鞭炮声大作，欢呼声四起，几个壮实后生抬着柏料门框，竖在凿刻得精细的青石墩上。登时，人们按照分派挑砖运泥，砌墙竖架，忙碌起来。

转眼过了两日，众家祠已是墙过门框，内架竖起。已时左右，人们忙得正起劲，世居大陇的土籍豪绅尹香庭领着一行人来了。几个族老绅士陪着用过了茶，又带着在独岗看了一番，尹香庭皱着眉头说道：“诸姓合建众祠，本无非议。只是祠堂大门朝向不对，又忒大了一些，于我们不利，需要改换门庭才好！”众绅见说尽皆吃惊，圆脸矮身段的绅士黄苍田问道：“有这等怪事？乔林距贵地8里，碍从何来？”尹香庭指着两侧崔巍的群山道：“这派山脉起自大陇，象一

条苍海蛟龙，以磅礴之势游向龙王仙。你们的祠堂正建于游龙腰段，扼住大龙的威势，门庭又用的是子午向，正当朝南，纳尽我尹家灵气，岂不是有害于咱们？”族老绅士们听了面面相觑，罔之所答。这时，旁边墙上有个虎背熊腰、阔额剑眉的壮汉叫道：“甚么大龙威势，尹家灵气，全是哄人的鬼话！”尹香庭指着壮汉问：“你是何人？出口这等狂蛮！”黄苍田连忙作答：“他是敝地小民黄三祥，山野匹夫，讲话粗鲁，休要见怪。”说完呵斥黄三祥道：“莫要你多咀多舌！”尹香庭才道：“你等自去商量，要么将祠堂拆去，要么缩小大门，改用壬丙或癸丁朝向。”他见众绅默不作声，语气强硬地说道：“你等硬是不愿拆改，也罢，咱们来人帮忙。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说完，领人扬长而去。人们纷纷围拢过来，指着尹的背影叫骂不迭。黄三祥的嗓音最响：“尹家土贼欺人太甚，盖个祠堂犯着他们甚么？又来逞威，难道又象那年不准盖瓦！”这话象在滚烫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人们更是气愤难忍。

看官有所不知，客籍人当年自粤、闽迁徙而来，居于山里，住的是芭茅寮棚。尔后子孙发息，陆续建起房屋，但均是泥土筑成，盖着杉皮竹片。雍正元年左右，茅坪有两户积蓄了些许财富的人家，造窑烧砖烧瓦，要建砖墙瓦房。就在盖瓦那天，自新城来了几个谢姓土豪，竟说客籍人世居深山，房屋只盖得茅草杉皮，不配盖瓦砌砖。这两户人听了大叫起来，说岂有这般荒唐的道理，写状告到县衙。哪知县太爷昏庸，向着势大财粗的谢姓土豪，说此为民间琐事，不必由官府过问。这两户人家更是不服，几经周折，花费颇大，才争得了砌砖盖瓦的权利。此后，那地方就叫瓦屋里，至今

尚在。

且说人们怒气犹存地嚷叫着，那些族老绅士们商议了一番，众说纷纭。有的说尹香庭来此作梗，无非是借机敲诈，主张补上“礼道”，有的说众家祠也许真的克了尹家灵气，为日后计，改换门庭也未尝不可。连平昔权变机智，最有主意的几个绅士亦不知所措。只见黄三祥手臂一挥，吼道：

“有甚么吵头，我看今夜赶个通宵，把祠堂建好，叫尹香庭明日咬个鸟！”“这主意要得，到时候木已成舟，看他们还能怎样？”“对，大家回去叫人，除了做月子的都来！”黄三祥的好友刘石泉和一帮青壮后生大声响应。

是夜，独岗上到处点着松明、竹把，照得如同白昼，诸姓的民众，无论老者伢崽，只要挑得动土箕端得起砖的，全数出动。人们唱曲呼号，你追我赶，苦干了一夜，到次日清晨，果然把祠堂的四堵开山墙砌到了顶栋，伏料也已搁齐，黄三祥正领着一班人在盖瓦。黄苍田见甚是雄伟的祠堂已是落成，喟然感叹道：“一夜工夫建成个祠堂，还叫甚么众家祠，不如叫‘一夜祠’的好。”周围的人听了拍手叫好，不多时，“一夜祠”的美名不胫而走。

尹香庭话果非虚，翌日上午又派人来察看。这人见祠堂巍然屹立在独岗，惊异之极，便跑步回去报信。尹香庭听说乔林山民一夜之间建起众祠，大为恼怒，当即发誓说非把这祠堂捣毁不可，他派人挨家挨户鸣锣通知，说乔林人在独岗建祠堂，意在镇住尹家的龙脉，此后必定灾祸重重，不是天旱就是涨水，尹家几年内就会衰败下来。倘若哪家的男丁不跟着去拆祠堂，罚谷三担，没谷的拆屋相抵。他是族上权势遮天的人，话一出口谁敢不依！次日一早，全村七百余痛

饮饱餐之后，扛着锄头链铲、刀棍鸟铳，向乔林进发。

且说乔林人并无防备，其间正是小满季节，家家户户忙于蒔田。这天，只有几个老人在“一夜祠”里填土，看到大陇人蚂蚁牵路似地来了，吓得丢下活计就跑。只见尹香庭一声令下，人们蜂拥上前，爬到屋顶揭瓦掀椽皮，翻伏料拆墙，不消一个时辰，“一夜祠”拆去了大半，又有人背来茅柴，堆在屋柱下点火烧着。

等到刘石泉一群人从田里赶来，祠堂的屋架象一支支冲天火柱正在燃烧，大陇人已是撒走。那些青年后生要追上去相拼，被老人们苦苦劝住。过不多久，横石陇的几十个农民由黄三祥带领匆匆赶来，看到祠堂已从独岗消失，一个个气得面皮紫涨，说不出话来。许久，黄三祥扯开嗓门象打雷那样喊道：“走，把尹香庭这土贼宰了！”这一喊得到许多人响应，那班后生抄起手中的家什跃跃欲试，慌得几个绅佬连忙阻拦。三祥跺着脚大骂：“坏事就坏在你们这帮人手里！”有个族老叹着气道：“刀把捏在人家手上，有甚么法子？”其余的几个绅士也左劝右说，弄得人心凉了下來。

话休絮烦。不觉秋去冬来，客籍穷人又为一年一度的“地盘租”愁虑起来。何谓“地盘租？”道来却是话长。井冈各县的客家人民，历来不惟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也受到了沉重的剥削。除了向官府衙门缴纳名目繁多的捐税，就是连脚底下的地皮也还得向土籍豪绅交钱。还是在同治初年，宁冈石陂有个姓陈的土豪挖空心思生出一计，跑到茅坪的团山，对村里人宣称：这块山地是他家的祖业，凡是住在这里的人家，须给他交纳地租，不然就要迁走。村上的人自然不从，问他凭何为据？陈土豪说持有契约，不曾带来。大

家见他拿不出手，也就不当回事。没料到相隔数天，陈土豪又来了，拿出一张揉得起皱的文书，还盖有官府的印章。人们好生疑惑，有胆小怕事者见地租数目不大，没有钱又可用山货作抵，便胡乱塞上些茶叶笋干、香菇木耳和野味肉等，陈土豪带人挑了满载而归。岂知这个先例一开，各地的土豪乡绅效起样来，互相勾连假造地契，贿赂官府签字盖印，陆续跑到客籍地方去“认祖业”，强收地租。遇有不服者便纠集几百人以武力威胁。客籍人居住分散，人少势小，加之豪绅施用手段，只收穷人的，与那些客籍中的富裕户达成默契，弄得山民们只好交租。土籍财主吃甜了咀，每年都来，形成惯例。他们带着一帮人到了山里，由村中的头面人物陪着吃喝，酒醉饭饱后辱人妻女，为非作歹。山民纵是百般气愤，还得忍气吞声。因那收地租的规矩是：款待越好，收得越少，有时遇到财主吃得高兴，玩得舒畅，嘴巴一抹分文不取。又客籍中的绅士见自己不用出钱，还可乘此机会享受一番，也是乐得，只是苦了贫苦百姓！

且说乔林一带的地租是新城谢家统会堂征收。谢姓是宁冈最大的姓氏，人口占全县一半有余，乡绅富翁也是最多，又把持了乡政，向来财粗势盛，连县长遇事也得礼让三分。这统会堂是谢家的总祠，下有8个族房，每房都辖有一块山场，年年秋高气爽时节，相邀出去收租。这8个族房在各村怎样尽情享乐，此处难一一细表，单道那福恩房的一帮人在横石陇的情形。这一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福恩房四十多人一路说笑，往横石陇进发。你道这些人都是富裕财主？非也。真正的富绅只有三五个，余者是两年轮一回的族人。这些人虽是得不到半文“地盘租”，但跟着来也能美美地享受

几天口福。他们到得横石陇时，已是日落西天，洗罢脸喝过茶，稍事休息，便由黄苍田几个绅佬陪吃“接风酒”。这餐酒席虽不如明日的正餐丰盛，也是山珍异味堆满台桌，什么果狸、山牛、野猪、石拐、锦鸡，一应俱全，煎炒炖煮，花样繁多。这帮人尽兴吃喝不题。

次日清早，黄苍田传下话来：各户均派两人去帮厨，赶做正餐的“十碗荤斋”。这“十碗荤斋”看官又是有所不知。原来，这班土籍绅民饱食了珍禽异兽后，别出心裁，又要吃那斋公和尚逢年过节才吃的荤菜。这种菜肴不见一些鱼肉荤腥，均以蔬菜瓜果作料，模仿荤菜精心烹制。如用手指大的芋头粘糯米粉油炸，作为肉丸；用蕨粉条油酥当成鱼肚；用鸡蛋拌百合粉油煎冬瓜代替东坡肉；以油炸糯粉薯包回蒸后充当扣肉等等。光是油酥豆付就有五种，酥老炸嫩，各有讲究，以木模印成鸡鸭鱼的形状，加以不同的烹调，分别用金贞、木耳，香菇衬底。总之，每盘菜吃起来油而不腻，各有风味。这十碗荤斋的好坏，对于地盘租收多收少攸关重要，陪东见率队的土豪吃得高兴，乘机要求免租，十有九中。

村里各户都有人去帮厨，黄三祥却邀着庚帖和几个后生去打猎。阿妈道：“不去帮做十碗荤斋？”三祥忿忿而道：

“帮个屁，要是我，保准叫大家关门闭户，让他们吃石头去！”说着拉上庚帖就走。出到村口的树下，遇到福恩房那个为首的土豪，正与人在逗一条带来的卷毛狗，看见三祥他们都带着猎枪，手一指道：“喂，去打几只肥锦鸡来吃。”三祥听得，气不打一处来，瞪着眼哼了一声，并不答话。那土豪见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面，心里不是滋味，又道：“你们去打猎，何不把这条狗捎去咬咬野味？”黄三祥一瞥那条油

光秃滑的卷毛狗，一语双关地说道：“你这狗只会吃，连野味的鸟也咬不上！”土豪品出话中有刺，不胜恼怒，又不便发作，怒视三祥等人去了。

不道福恩房那帮人怎样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只说黄三祥他们在山里闲聊消遣，直到晌午过后许久才回村。行至村外山脚下，黄三祥眼尖，眼角一膘，瞅见竹子蓬里有东西在动，立即抄銃在手。少时，有条狗自竹丛中蹦出来，庚牯一见连忙道：“莫打，是统会堂的狗！”三祥不听犹可，一听心里蹿起火苗，骂道：“土贼，狗也来享福，叫你享去！”接着举銃瞄准，旁人来不及阻挡，“砰”地一声銃响，十几丈外的卷毛狗嚎叫几声，打个滚子便死了。庚牯他们知道闯下大祸，发起慌来，三祥道：“我怕个鸟！”这时间，村里听得銃响的人跑来看究竟，内中有福恩房的人，见头人的爱犬被打死，即去报讯。那个土豪正在剔牙品茶，闻报大怒，疾步赶到村外，老远就喝道：“哪个打死我的狗来？”黄三祥并不畏惧地把胸一拍，道：“是我！”那土豪盯着这个威猛粗壮的汉子，想起他是横石陇最为桀骜不驯的人物，向来对统会堂的人不怀好意，顿时横眉立眼斥道：“为何要打死我的狗？”三祥道：“它藏在竹丛里，我以为是野味，你不是要吃锦鸡吗？”“哼！你是故意打的，这是打狗欺主！”土豪暴跳起来。这会儿，黄苍田来到，上前说道：“且请息怒，他一时失手，叫他赔好了。”土豪一听更抖威风，道：“此狗系朋友所赠，少也值五十块银洋。”三祥两手抱在胸前冷笑道：“一条贱狗抵这么多银洋，不是比你还值钱？”土豪勃然大怒，又要发作，黄苍田低声下气地劝阻，拉着他回到屋里，又一个劲地赔罪，苦苦求情。这土豪才道：“我

是拂看了你的面子，才便宜了他！这样吧，由你们给狗砌个砖坟，叫那蛮汉戴孝送葬，舍此不依。”黄苍田见说甚是为难，最后不得不承允下来。

当晚，黄苍田与几个年长的人来到三样家，将事说了。三样气得毛发倒竖，大叫道：“狗土贼叫我戴狗孝，除非日出西山！”黄苍田见三样发蛮，只好劝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惹怒了他们，这地盘租不好办呐！”三样斥道：

“本来就不应当出这些冤枉钱，还不是你们跟着作鬼弄怪！”黄苍田被顶得转不过气来，好一会儿才道：“怎么怪起我来了，这代代相传的规矩，你能给破了？”转对三样阿妈道：

“你也劝劝，他这般莽撞，大伙要跟着吃亏，这帮人岂是好惹的？”三样阿妈和其他人相继劝过，三样仍然不从，阿妈流下泪道：“为着村上的乡亲，你就咽下这口恶气吧。你不去，为娘的顶替！”三样跳起来道：“阿妈，你是疯了？”阿妈摇摇头，呜咽着道：“省得拖累了大伙，跌鼓也是没法。”三样握紧拳头在腿上重重地砸了一下，无比愤恨地长叹一声，一屁股跌坐在木墩上。

翌日，黄苍田带人在竹子蓬的地方挖砌狗坟，那土豪守在旁边，硬要做得与人的墓穴一样大，并要三样出来送葬。村人都憋着一肚子怒气，与之争论，无奈土豪仗势逞威，非要三样来不可。黄苍田无法可施，只得带人去叫。不多时，三样阿妈由人搀扶，肩上披块白布，脚步踉跄，伤心啼哭而来。没走到墓前，三样自背后追上，夺过阿妈肩上的白布，拿在手里，目眦唇裂，越扯越紧，忽地一声帛裂，白布逢中断了！三样因为用力过猛，身子顿失平衡，大叫一声倒下了！黄苍田这才奔到那土豪跟前，道：“不可再逼，此人蛮狂得很，

再逼就要出事！”土豪心里也有底谱，点头顺着梯子下楼。

且说黄三样气得昏倒在地，自后病了一场，睡在床上时常把床捶得山响。这一日正在辗转反侧，庚帖匆匆跑来，进门便喊：“三样，不好了，石泉老婆死了！”三样坐起来惊问：“怎样死的？”庚帖长长地嘘了口气，酸楚地叙述起来。

今日清晨，刘石泉的妻子清娇与村里几个妇女挑着老虎藤去新城逢圩。在圩上不到半个时辰，就有五个人前来收税。自光绪十年起，官府就在新城向客籍人征收“卖出税”，不论卖甚么货物土产都要抽税。不过，这会儿来的只有一个税员，其余的四个是统会堂有名的浪荡后生，他们引着这个税员来，绝非为了那几个铜板，而是看上了清娇的美貌。原来，清娇成婚只半年，正是少妇粉面生春的年华，只见她身材挺秀，娥眉淡扫，亮眼明妩，面色红红润润的，又穿戴得素净，真有摄人魂魄的魅力。

清娇摸摸口袋，带来的几个铜板方才买米面吃了，同来的几个阿嫂也是荷包空空，便说待藤条出手后再交。有个面皮白净的恶少盯着清娇，心旌摇荡，道：“我不信没钱，搜搜衣袋看。”清娇一时没往别处想，捏着衣袋说：“哪个哄你不成？”这恶少上前，两手各抓住清娇的衣角，用力一掀！这一下把她的腹部及一对白净净的奶子全部暴露，那几个人拍着手开心大笑。清娇才知上当，羞愤交加。这恶少嘻皮笑脸地说再搜裤袋，清娇且气且急，出手一个耳刮子扫去，恶少色迷心窍，也不顾疼痛，索性扑过去搂抱她。清娇不知从哪里来的蛮力，挣脱身子，顺手抄起带来的千担，向那恶少狠狠掬去！哪知道千担尖尖，又使得力猛，竟刺破衣服，掬进那人的肚子几寸！这时，另一个恶少慌了手脚，不

假思索地冲到旁边小店门口，抓起柜台上的秤砣用力掷去，正中清娇的额顶，鲜血喷泉般地往外冒。周围的人大惊失色，几个与清娇同来的妇女赶忙上前救护，等她们从身上扯下布片，七手八脚地止住了血，清娇人也气咽命绝了。那个肚子挨了千担的恶少倒是没死，唉哟连天地痛叫不止，其余几个浪荡弟子抬着他走了。

再说黄三祥听罢庚帖的叙述，猛地跳下床，鞋也不穿便拉着庚帖道：“去看石泉！”两人一气跑到乔林刘石泉家，庭院里早已站满了人，黄三祥一边拨出条路来，一边大叫：

“老庚，^①我同你去报仇！”坐在凳上如痴似呆的刘石泉闻声起身，抓住已到眼前的黄三祥问：“老庚，真的帮我报仇！？”三祥用力点首，又对庭院的众人喊道：“各位阿叔大伯，官府和土贼不把咱们当人看待，任意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咱们就真的这般无用？情愿站到死，不甘跪着生，同他们拼了！”这一呼喊猛地撬开了人们心里的火山口，人们不可遏制地爆发出万丈怒火，如疯如狂地喊着响应。黄三祥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更是激动地喊道：“头落地不过碗大的疤，20年后又是条好汉！只要咱们舍得一身刚，土贼们谁个不怕！乡亲们，大家杀到新城去！”人们被黄三祥的鼓动激愤到了极点，挥舞拳头恨不得立时出发。正在这会儿，有个年过六旬的老者挤到前面，指住三祥喝问：“三祥，你好莽撞呀！”众人闻声不胜惊异，倏地沉静下来。只见这个老翁又对黄三祥发问，才问几句，三祥就瞠口结舌，罔知所答。正是老者这番言语，直叫统会堂里生红焰，县衙门前起黑烟，百余生灵遭涂炭，土客两籍添仇冤！究竟这人说出了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① 即结拜的同年兄弟。

第二回

揭竿起打开县衙 疏防范复灭李亚

话说那银须苍苍的老者是村中的刘秀才，只见他指着黄三祥道：“新城城墙高耸，四门皆有官军防守，你们一群乌合之众赤手空拳而去，不被官军打个落花流水才出鬼！”刘秀才见众人尽皆发怔，又点拨道：“统会堂向来恃强欺凌吾等，横行无道，岂止是你们心里痛恨？乔林各姓的民众哪个不是义愤填膺？众人捡柴火焰高，把十八姓的人召集起来，准备充分，再乘夜绕过大陇，奔袭新城岂不是好？！”黄三祥闻言恍然领悟，众人也觉得言之有理。三祥思忖少时，对众人道：“大家先回去，何日动手，容我等再作商量。”当下，三祥招呼刘石泉等人进房与刘秀才商议起来。

刘秀才为何愿替山民筹划攻打新城？其原因道来话长。在他少年之时，家为小康，省吃俭用供他读书，苦渡了十年寒窗，几次赴考均不得中，直至他四十二岁才中个秀才。这一年正遇县咨议局改选，刘秀才在一帮客籍绅士的力争下，当上了局长，哪知才任一年，就被统会堂的一班富绅攻讦赶下台来。这时，刘秀才又不惜花钱，争得了县义仓总管的职务。这也是个肥得流油的美职，全县各地的公粮田赋，几百万斤粮食进仓出库，数字皆由总管掌握。不消说公粮是零数收进，整数支出，稍稍扣秤就能多出百十担来，就是干谷经过空气湿润，重量也有回增，每座仓库多个几千斤那是常